

<<沉重的回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沉重的回报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67779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67770

出版时间：2011-9

出版时间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作者：党宪宗

页数：24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沉重的回报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沉重的回报》比《沉重的母爱》更难写，遇到的困难更大，付出的心血更多。大学生回报父母，回报家乡的话题我已经关注将近20年了，职业的特殊给我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和素材，我经常听到一些大学生回报父母的故事，目睹过许许多多大学生回报父母、回报家乡的特写镜头。

镜头一：采访者为新华社记者、北京青年报社记者、华商报记者、党宪宗。

## <<沉重的回报>>

### 作者简介

党宪宗，陕西省合阳县人，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  
现任合阳县人民政府招待所总经理，关雎诗社社长，《关雎诗刊》主编。  
党宪宗酷爱诗词创作，有时写散文。  
已在全国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诗词二百余篇，好多诗词已被选编入册，正式出版。  
著有长篇纪实文学《沉重的母爱》获得陕两省渭南市“五个一工程奖”，著名作家贾平凹曾书赠党宪宗为“人民诗人”。

## &lt;&lt;沉重的回报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前言序儿子不是龙，是一条忤逆虫母亲守寡含辛茹苦耗尽一辈子心血供养儿子成了龙，又供养了孙女，供养了两个重孙子。

儿子成龙后抛弃了农村的妻子，抛弃了女儿，另觅新欢。

城市的妻子五十多年只回过三四次家，城市的孙子也很少回农村的家。

他束手无策，情之无奈……他守在母亲灵堂前追忆着往事。

七十多年的恩恩怨怨、凄凄惨惨、悲悲切切……父亲孤独地死了，责任在于谁父亲既当爹来又当娘，把“三条虎”养大。

“三条虎”都上了大学，毕业后事业各有所成。

父亲一个人在家里住着新建的楼房，抽着高档烟，喝着高档酒，盖着丝棉被，坐着八仙椅。

“三条虎”不可谓不孝。

由于生活的习惯，“三条虎”没有“一条虎”接父亲到自己城市的家里住。

父亲孤独地死了，死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

这责任在于谁？

儿子说：妈妈病了，我心疼，十指连心啊妈妈患了脑瘤，儿子千里迢迢连夜赶回家。

为了妈妈的病，他四处筹钱。

为了妈妈的病，他决定推迟婚期，甚至想到退婚。

病床前他和未婚妻，一对大学生，悉心照料着妈妈，日夜陪伴着妈妈，为妈妈倒便盆、擦澡，为妈妈喂药、喂饭。

妈妈每顿吃剩的饭，他都毫不犹豫地吃了，并且说：我和妹妹小时候吃剩的饭妈妈都吃了。

这个穷山沟，我再也不想回来了父亲给儿子挣学费，晚上捉蝎子摔到六十多米深的天井窟窿，几乎丧了命。

父亲躺在病床上还希望儿子考研究生。

儿子却说：我买房子结婚要30万元，你能给我30万元我就考研究生。

父亲哭着说：你把我背到西安让汽车轧死，车主赔上30万元的命价就好了。

最后儿子拿着母亲借来的一万多元学费走了。

四年多了，儿子再没有回过这个穷山沟的家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儿子对父亲说：不给你的工资卡，我不回这个家了继母供养儿子大学毕业了，给儿子完婚，管孩子。

儿子工作七八年了，给了母亲两次钱，一次是一百元，一次是两元钱。

儿子想买房子没钱要父亲的工资卡，没要下，从此两年多再没有回过仅仅只有50公里路的家。

同学同事嘲笑他，妻子埋怨他，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。

他写了遗书，含着眼泪送着学生进了考场，自己走到学校后边的玉米地里，喝了老鼠药。

路宏光说：我对得起谁呀父亲早逝，母亲身体不好。

嫂嫂奶他、养他，全家供他上大学。

他取得了博士学位，在岭南市政府工作，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。

为了工作，他顾不上陪母亲、嫂嫂、哥哥吃一顿饭。

为了工作，他有负于所有对他有恩有情的亲人。

嫂嫂死时，他在国外考察。

母亲死时，他在南方招商引资。

家人离世时，每次他都空哭几声，空流一把泪，空磕几个头。

他痛心疾首地说：我对得起谁呀。

事干得再大，不知道孝敬父母亲，不如回家卖红薯公公患了胃癌，儿子考上了大学，她对公公说：“你动手术，孙子就没钱上大学，二者你选择吧。”

爷爷为了孙子的学业，选择了后者。

爷爷奇迹般地活了四年，孙子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为爷爷治病，结果晚了。

孙子背着生命垂危的爷爷来到西安，登……没有寄出去的父亲给儿子的七封信嫂嫂内疚地对小叔了说

<<沉重的回报>>

: 我和孩子欠你的太多了, 下辈子还吧是我把女儿逼死的母亲啊, 儿子几时才能回报你

## &lt;&lt;沉重的回报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路宏光、路滔一天天长大了，长高了。  
嫂嫂担心两个人跟着自己睡不好觉，给路宏光和路滔另外腾了一间房子。  
冬天嫂嫂早早地给两个孩子把炕烧热，每天晚上几次到房子里给两个人盖被子。  
快过年了，嫂嫂给路宏光和路滔做棉衣，给宏光棉衣里絮的是好棉花，给路滔絮的是红棉花。  
那个时候，生产队里每年收获的麦子也不少，但大部分小麦都“备战备荒”了，加上还要扣社筹粮、队筹补、籽种等，剩下的麦子社员只能跟着碌碡过个年，豆子下来吃豆子面，红薯下来变着花样吃红薯，如红薯馍、红薯面、红薯饴饬、红薯干。  
路滔的胃忍耐力和适应性还差不多，路宏光可就不行了，越吃胃越涨，晚上常常胃疼。  
为了治好路宏光的胃病，哥哥想尽办法寻来个单方：生姜、白胡椒、茴香、红枣煮成汤，让路宏光喝。  
晚上路宏光睡在炕上，嫂嫂和母亲轮流着用热毛巾给路宏光在肚子上热敷，母亲用手摸着给路宏光和路滔一人缝了一个红肚兜。  
路宏光和路滔都上高中了，母亲的双眼完全失明了，但母亲的心似乎更亮了。  
县城离路宏光家二十多里地，路宏光和路滔每逢星期六都要回家背馍，母亲总是提前到村头汉武帝的“登仙台”前等路宏光和路滔。  
母亲双手拄着一根棍，身边放着一个竹笼，竹笼里有母亲捡来的干柴。  
母亲常常呆呆地朝东南方向的县城望着，路宏光和路滔离母亲还有百十步，母亲就喊着两个人的名字。  
母亲说：“眼睛看不见了，心里明着哩，听到脚步，我就知道我娃回来了！”  
回到家，母亲立即给儿子和孙子做煎饼，柴烟熏得母亲直打呛，母亲不时用一只手擦着失明的双眼，另一只手做饭。

.....

<<沉重的回报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